

# 盲人画家陶进用画笔表达内心

这是一双灰蒙蒙的眼睛。在阳光灿烂的午后,你直视这双眼睛,它们却不能回视你。

这双眼睛的主人陶进,坐在一间小屋的红沙发上。“灰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,灰色很明亮!”这个45岁的盲人说。

可灰色绝不是他头脑里唯一的颜色,最近,他的电脑屏幕被人换成了彩虹的图案,他努力地想象着,彩虹“有七种颜色,一个挨一个,形状像拱桥”。

这个眼睛里始终泛着鱼肚白的盲人,从来不说“我看不见!”

自从13年前的那一天,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学画画开始,原本那个黑暗中的世界,正在缓慢地,悄无声息地染上各种色彩。



王军霞(左)接受陶进(右)的现场作画

睡觉吗?”“你吃饭会喂到鼻子里去吗?”之类的问题。

他抚摸过家里每一处家具的棱角,却从来不会磕碰上。篮球场上,他跑得不算慢,虽然不能判断篮球的准确位置,但他能感到跑动中流动的空气,能闻到伙伴的气息,听到重重的喘气声,他总能准确地把球传给同伴。

“你不应该问我打得好不好这个问题。”若干年后,他对旁人说。后来,他上了盲人学校。

直到有一天,当他遇上了曾柏良,那个原本黑暗的世界开始变了。

**良师鼓励他学习画画**

“教育人画画?你疯了还是傻了?”很多人这么问过画家曾柏良。

但对于盲人拥有画画的潜力,这个在广西南宁市残联工作的公务员显得很笃定。这笃定,源于他30多年前遇到的一件事。

那还是1971年,年轻的画家在乡村写生时,遇到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。这是个盲童,可让曾柏良感到惊讶的是,这个盲童竟然能够把小动物的形状,用线条的形式在地上画给他看。

小男孩说:“你画那边那只鸟啊,嘴巴长长的,背部是黄绿的。”曾柏良顺着男孩指的方向望去,在一张芭蕉叶旁见到了一只蜂鸟。

男孩又告诉他,有一种小虫爱吸芭蕉糖,身上有几个斑

点。小男孩还在地上画出了所描述的虫的样子,曾柏良一看:“那不是七星瓢虫嘛。”

“那一瞬间太震撼了,一个盲人竟然可以对色彩、形状那么敏感。”曾柏良说。

回到家后,他关上灯,蒙着眼,尝试着在黑暗中画画,他画了几株荷叶,打开灯一看,这比以前画的荷叶,更朴实大气。

从那一刻起,曾柏良坚定了帮助盲人画画的信念,而且这条路一走就是38年。30多年来,他免费教了近20名盲人画画。

1996年的一个周末,陶进陪着5岁的女儿,去曾柏良的绘画班学画画。曾柏良发现,这个盲人总是听得很入神,就开始鼓励他学画画。

“盲人画画?”他第一次听说时简直气坏了,甚至认为“这是种羞辱”。

可曾柏良不停地鼓励他,在一次停电时,这个画师在黑暗里亲自画了一只“很美的小鸟”,给陶进做示范。

“盲人画画,不需要像不像,就画你心里的画!画出意和气!”曾柏良这么劝说他,“你笔下的海,心里想它多宽,就有多少宽,笔下的燕子,想飞多高就有多少高,试试吧。”

画什么呢?陶进想,“就画山吧,山怎么乱画,都能称作是山。”

可一笔触到纸,他就感到了恐惧,完全不知道第二笔往哪里走,那种感觉,就像“走在空旷的平地里,找不到扶手,没

有障碍物,只能听到盲杖咚咚的声响”。

胡乱抢了几笔,边上的曾柏良开始夸张地大喊:“太棒了!这山真有气势啊!”

可多年后,他才知道,他的处女画其实真是一团墨迹,他甚至都不知道,很多时候,自己的毛笔尖根本没有触到白纸,一直在空中走笔。

不过,从那一刻起,他爱上了画画。

**刚开始学画遭到家庭反对**

“一个瞎子画画,不是瞎闹吗!能当饭吃?这路哪走得通嘛!”刚开始学画画的陶进,遭到了整个家庭的反对。

他不得不提着报纸,四处“蹭”别人的地方画。

他画四川老家的竹子,右手执笔,左手“定位导航”,画过没画过的地方,干湿不同,粗糙感不同。他把浓墨用水调淡,浓墨画近处,淡墨画远处,他喜欢大片留白,给人深远之感,就像他的眼睛。

这个只懂盲文的盲人学画鸭子时,会自言自语:“鸭子很像数字2。”

他画摸起来像“奶瓶刷子”的松针,末了,会画洒点水,那样,画里的松树才看起来雾蒙蒙的。

小时候在乡下玩,大片的蜻蜓落在陶进的身上,他摸过它们,“那翅膀像塑料袋”。他很渴望画出蜻蜓自由自在、很野的样子。

曾柏良告诉他,蜻蜓的翅膀是透明的。

“什么是透明”?

“就像玻璃的那种透明。”

“玻璃的透明是怎样的?”

没办法,曾老师只好抓起陶进的右手食指,把一张纸戳破,穿过去,“这就是透明!”

画了好几幅报纸后,陶进用浓浓的墨汁,最终画出了深深浅浅、各色各样的蜻蜓:有的若隐若现,有的似飞未飞,有的俯冲、有的滑行,有的刚刚展翅……

“这正是我心里的蜻蜓。”

他说。

他和两个盲人,常跟曾柏良去郊外写生,他发现了很多

曾经“视而不见”的东西:原来苦楝树的树皮很粗糙,番石榴树的叶子很大,背面刺刺的,面子却滑得像海带、像绸缎……

**跟别家的男人没什么不同**

握着毛笔的时间,只属于陶进一天中很短的时光,落在宣纸上的画,只是陶进心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,更多的时候,他的手放在按摩床上。

这是一双男人的手,手掌似扇、骨节粗大。学画画后,他发现画画与按摩有很多相通之处,手的轻重缓急,既决定着墨的浓淡、风景的远近,也决定着人体经脉的运行。

的确,他不是画家,只是个盲人按摩师,一个等着支付孩子学费的父亲。他开了南宁市第一家个体按摩诊所,他跟顾客说过关的话:我盲(忙)了一辈子!

他很享受抚摸骨头的感觉,他说,就像一个理发师,很享受拿起剪子前,把顾客的头摸来摸去的时刻。

“再大的官儿,都在我手下躺过!再大的官儿,我看的都是骨头!”他称,自己的工作就是“把这些错位的骨头、经脉放到最合适的位置”。

他的家,是一套狭小的两居室。晚上,他走到哪里,就开哪里的灯,他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,是关掉灯。

他熟悉家里的每一个角落。在厨房,他用手辨别一大排空果粒橙塑料瓶里装的小米、绿豆、红豆、黄豆,他能分毫不差地抓起香皂、勺子、抹布。

他熟悉家电的每一个按键:洗大件,按洗衣机的离心力洗涤键,洗小件,按波轮式洗涤键;用电磁炉时,每一个功能键——蒸煮、火锅、炒菜、铁板烧、烧水,他都了然于胸。

他甚至摸着女儿房间墙上的世界地图,准确地指着北极点说:这里有很多企鹅,“它们不像鹅、脖子不长、胖胖的,走起路来像椭圆的球在移动!”

他干着男人们应该干的体力活——孩子说灯坏了,他会下楼右转,在一家散发着铁焊味道的五金店里,翻着白白的眼珠对人说:20瓦,螺旋口!然

后回家,搬梯子,把灯装上。

天气凉了,他会拆洗电风扇,他用手摸着螺丝,确定是拿起梅花起、还是十字起,他把棱形的、圆形的、铜板样的各种螺丝钉顺着墙根放,“不让它们乱跑”,洗完扇叶,他又会原样装上。

扣子掉了,他会用舌尖捕捉针眼,线在嘴唇边迅速穿过,然后把扣子钉上。

他喜欢看电视,他常常在厕所和厨房里,听中央10套科教频道和凤凰卫视,他能一耳朵就区分出是《科技博览》,还是《科技之光》。最近,他迷上了“看”热播剧《潜伏》。

“我跟别的男人,没什么不同!”他说。

**他的画被带到英美德展出**

陶进说不出画画改变了他什么,但似乎很多事情都变了。

他开始关心新闻,跟人谈中国教育,谈曾任英国教育部长的盲人布朗特。“把一个国家的教育交给一个盲人!”他重重地感叹。

尽管第一次触碰电脑的键盘时,他的手指“像触电一样弹回”,但很快,他在装有盲人语音软件的电脑上,用搜狗输入法,跟人在QQ上聊天儿。

这个曾经害怕电脑的盲人,甚至创办了专门针对盲人的“广西爱心天使网”。有时,他俨然成了心理医生,一些人躺到他的按摩床上,不是因为身体的痛,而是心灵的痛——于是,他会和这些人谈剩男剩女、谈爱情、谈亚里士多德、老子、哥白尼、李清照、辛弃疾……

当然,他的脑海里仍然在画画,他想象“奥巴马有多黑”,墨汁应该兑多少水调出那种黑,他说奥巴马“很聪明”,他让自己的“敌人”竟选对手希拉里当国务卿。

他的画被曾柏良带到英国、美国、德国展出;他被邀请到北京残奥会看开幕式,在鸟巢,他坐的是VIP席位;介绍他时,别人会说:盲人画家陶进,可他在心里悄悄想,自己床底下塞的画是多么糟糕呀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# 公安局长帮涉黑团伙讨高利贷

随即被牵出。

当天,付德武被辽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。4天后,经辽源市检察院批准逮捕。

**帮涉黑团伙讨高利贷**

2005年,夏睿涉黑团伙正在长春横行。他们经营地下钱庄,放高利贷,疯狂地实施非法拘禁、绑架、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。团伙成员赵峻豪既是主力,也是夏睿的男朋友。而时任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区分局局长的付德武则是赵峻豪的三姨夫。

当年7月,夏睿经他人担保,两次借给沈阳市万泉生化公司九台分公司20万元高利贷。

10月,因九台公司到期未还,夏睿与赵峻豪便纠集王鹏、刘志峰等人持尖刀、棍棒等凶器,多次对九台分公司经理刘向新、副经理赵喜文、王岩等人进行殴打、谩骂,并将王岩打昏,赵喜文被逼迫自杀未遂。夏睿等人的行径致使刘向新、赵喜文、王岩等人无法正常生活,四处躲藏。

为尽快找到刘向新等人要回借款,夏睿与赵峻豪便找到了付德武,求其帮助追要借款,并以付德武过生日为由,送给他1万元人民币。

2003年,付德武在任绿园区分局局长期间,将绿园区分局新建办公楼工程,承包给长

就让他们去找绿园区分局经侦中队中队长曲桂林办理,曲又安排另外两名民警具体办理。因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,此案没有进展。而后,夏睿又跑到长春市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办公室内闹访,那位负责人要求绿园区分局尽快查清这个案子。

2006年2月14日,经付德武批准,绿园区分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刘向新立案,并通过侦查手段,于三天后将刘向新刑事拘留。后经绿园区检察院审查,认为证据不足,没有批捕刘向新。

2006年3月23日,绿园区公安分局将刘向新取保候审。迫于夏睿团伙的淫威,刘向新用他家的一个房子顶给夏睿13万元。

**工程发包捞好处费**

2000年,时任长春市公安局净月分局局长的付德武,将净月公安分局新建办公楼的主体工程承包给了陈某,陈某分两次送给付德武人民币5万元。此后,付德武又将新建办公楼的装饰工程承包给了张某,在2001年元旦之后,收受张某人民币两万元。

2003年,付德武在任绿园区分局局长期间,将绿园区分局新建办公楼工程,承包给长

春金达房地产公司经理宋某。为感谢付德武,2003年4月,宋某在长春物贸宾馆附近将10万元人民币放入付德武的车内。2004年5月,在付德武大儿子付帅结婚时,宋某同爱人到付德武家又送给付德武2万元人民币。

2004年1月到2006年8月间,付德武将绿园区分局新建办公楼、旧办公楼改造、西广场、皓月派出所建设工程项目承包给了温长生(已被判刑)。此后,四次收受温长生贿赂款人民币295万元。其中三笔款共270万元,由温长生以“刘福德”的名存入长春市商业银行一汽支行后,将存单交给付德武;另一笔25万元以付德武的名,存入长春市商业银行一汽支行后,将存单交给付德武。

**为赌场老板开“绿灯”**

2004年7月7日,张某因开设赌场被绿园区分局拘留,8月11日被逮捕。张某朋友黄某找宋某帮忙,并交给宋某20万元人民币。宋某在付德武的办公室将10万元送给了付德武,请他对张某进行照顾。同年8月17日,张某被取保候审。

**民警送钱照收不误**

付德武收受贿赂不分内外,不仅敢收公安系统以外人士的行贿款,公安局内民警给他送的钱他也照收不误。2003年3月份,曲桂林(已被判刑)为了从绿园区分局的绿园派出所调到普阳派出所当所长,就给付德武送了1万元人民币,事后他如愿地当上了普阳派出所所长;2005年11月,曲桂林又想当经侦队队长了,于是他又给付德武送5万元人民币,结果他又如愿了。

2003年,韩某在从朝阳区分局调到绿园区分局后任治安科教导员。为了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岗位,他在2004年春节,送给付德武1万元人民币。同年8月,韩某被任命为治安科科长。为了表示感谢,此后他又送给付德武1万元人民币。2004年5月份,在付德武儿子付帅结婚时,韩某送给付德武1万元人民币。2005年,韩某又找机会送给付德武1万元人民币。

2005年11月份,绿园区分局刑警大队阵控中队中队长肖某为了调到派出所当所长,通过其表哥孙某找到了付德武。

为了促成此事,孙某从自己开的房地产公司提出10万元人民币送给了付德武。事后,肖某被安排到合心派出所当所长。

**案发后竟让弟弟顶罪**

2007年12月11日,侦查机关在对付德武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时,大家都惊呆了,因为他们都在付德武的办公室里搜缴出存单、债券、基金、保险费、收条、借条等物品总计折合人民币1359.05万元,明显超出付德武的合法收入。付德武巨额受贿案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。

根据付德武的交代和有关证据的支持,1169.05万元包括存款利息收入63.658万元、基金收入64.16万元、在省公路工程处施工的收入64.09万元、受贿350万元和工资奖金收入21.714万元、儿子结婚、父母去世及过生日等收入约80万元、与他人种植花卉、养鹿、做木材生意收入约50万元,合计693.622万元,另外475.428万元付德武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。

对于这475.428万元的巨额财产,付德武一度让其弟弟付德春帮其担待,就说其中400多万元是他的。开始接受调查时,付德春一口咬定400多万元是自己的,后来他又反悔了,承认自己说了谎,自己并没有钱在付德武那里,只是想帮付德武担点罪责。

据《新文化报》